

## 荷缘

□沈国旭文摄



宁波国际会议中心西侧的一片荷塘。

咬一口新藕，脆生生，齿间沁出清甜。这寻常滋味，瞬间将我拉回童年——外婆从橱柜深处摸出一包西湖藕粉，温水调开，沸水注入，边倒边搅。白中透红的粉末渐成半透明的淡红色胶质，晶莹如琥珀，一缕清雅的荷香袅袅散开。口中的齿间清甜与脑海中的袅袅荷香勾起的岂止是馋，更是我与荷花三次相会的缘。

第一次真正被荷花打动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杭州学习的时候。一个夏日的傍晚，几个同学相约去西湖边走走。从岳庙出来，沿着北山街往东，夕阳正斜斜地挂在保俶塔尖上。走到断桥附近，我们几乎同时怔住了——晚霞把半边天烧成橘红，余晖落在湖面上，满湖的荷花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边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壮阔的荷景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杨万里的诗句从课本里跳出来，活生生铺展在眼前。我们站在桥上，谁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。晚风拂过，荷叶翻卷如波，荷花在暮色里静静绽放。那一刻我恍然懂了——“毕竟西湖六月中”，这种美是六月独有的，是晚霞与荷花相映的一场盛宴。

第二次赏荷，已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夏。为直观理解荷花与睡莲的区别，进而比较挺水植物与浮水植物，出于科学教学的需要，便约了教研组同事，带上新买的数码相机再去西湖。这回不是赏景，是去“取证”。

那日阳光正好，我们蹲在曲院风荷的水边，举着相机细细分辨。荷花的花叶高高挺出水面，叶圆无缺，亭亭如君子；睡莲的叶片却贴着水铺开，每片带着V形缺口，像个慵懒的美人浮在水上。荷花的根是肥硕的藕，睡莲的根茎却细瘦不可食；荷花谢了结莲蓬、生莲子，睡莲的花心只有密密的花蕊。一个在风里站，一个在水上睡——拍了一上午，挺水植物与浮水植物对比一目了然。回校做成PPT，学生们看得入神。趁热打铁，我又从科学角度讲了“荷花全身都是宝”：《本草纲目》里，荷花、莲须、莲房、莲子、荷叶、藕节皆可入药。荷

叶清暑，莲子养神，莲藕健脾——一株荷，从花到果、从叶到根，无一处白费。学生们听得啧啧称奇。那一刻我愈发觉得，带他们看清一朵花的结构，与教他们念一首咏荷诗，原是同一件事——都是在心里种下一塘荷香。

第三次与荷重逢，是上周的事。朋友圈里刷到朋友“一戈”拍的荷花，灵动极了——露珠在花瓣上滚动，蜻蜓立于荷尖，镜头摇过，花叶在风里舞蹈。我的心一下子被勾起来，当晚便跟家人说：“明天去看荷花。”

出地铁4号线国际会议中心站A口，走不多远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宁波东钱湖畔的这片荷塘着实让我震撼——上百亩铺展开来，分为南北两大片，田埂交错其间。站在田埂上，四野皆是荷花，粉的如霞，白的似雪，清风拂过，花与叶便一起摇曳起来。不远处，国际会议中心的现代建筑倒映水中，与这片荷塘相映成趣。荷塘边早已聚满了赏荷的人。有扛着长镜头的摄影者，蹲在田埂上静待花开；有牵着孩子的父母，指着水面教念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；还有几位白发老人，坐在风雨长廊上，望着荷塘出神。人虽多，却不喧闹。偶尔有人轻声叹一句：“好香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果然一股清冽的荷香混着水汽，沁人心脾。

日头渐渐高了，阳光把每一朵荷花都镀上金边。看着满塘生机，蓦然想起四十多年前西湖边的那个傍晚——那时我是一个看荷的少年，后来成了教荷的老师，如今又回到一个纯粹的赏荷人。荷还是那株荷，看荷的人却已走过半生。北宋诗人周敦颐说它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可我觉得，荷最动人的，不是它的清白，而是它年年如期而至的从容——不管谁来，不管谁走，它只管在六月里，静静地开。

离开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荷塘。上百亩荷花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与我道别。西湖的荷、东钱湖的荷，隔着四十多年时光，却在同一片暮色里重叠——原来美是相通的，它以藕粉的温润、课堂的求证、一场奔赴的冲动，一次次进入我的生命。

## 梅雨绿

□陈红连

进入六月，江南特有的梅雨季来临了。那如丝似线的雨，下得淅淅沥沥、滴滴答答，温情缠绵而又缱绻悠长。这个季节，最搭配梅雨的，除了满口爆汁的杨梅，便是那迷人的梅雨绿了。

时至梅季，绿意已是极盛。此时，绿树成荫，绿草如毯，禾苗密密挨挨，青山流翠。放眼江南山川大地，目之所及，尽是盎然绿意。此时的绿，不再是早春时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那隐隐约约若有若无的淡绿，也不是枝头爆芽柳条返青时那一抹抹明黄新绿，更不是暮秋时节褪去生机、无精打采的老绿。它像一位妙龄女子，穿着绿色盛装，在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邂逅了梅雨，一见倾心，眉目含春，隐在烟雨中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含珠带露，美丽而风情。倘若老天爷撒点阳光下来，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绿愈加明艳动人，熠熠生辉。如果风姑娘探访，梅雨正好叮叮咚咚伴奏，绿便深情地邀请风姑娘跳起雨中芭蕾。摇曳曼妙间，蕴藏着无数的生机，桃子、李子躲藏在绿树浓荫间悄悄长大，青青的稻苗在绿浪和风里暗暗拔节、抽穗、开花，带豆、黄瓜、夜开花袅袅婷婷坠挂棚下，番薯、花生、毛豆，在泥土里默默积蓄着力量肆意生长。梅雨绿里，万物热烈生长，从萌芽走向成熟。

春去花尽，夏来绿涌，梅雨绿像一排排站岗的哨兵，一张张宽大的地毯，自田野来，自大山来，自一棵棵大树小草中来，融入蒙蒙烟雨中，以它们最舒适最自然的姿态存在着、生长着，如伞盖，像绿瀑，似无垠的绿色海洋。雨季里，空气湿漉漉的，地面湿漉漉的，绿也湿漉漉的。

枝叶仿佛打上了蜡，涂上了蜜色，泛着油亮的光，挂着晶莹的雨露，如碧玉含珠，流翠欲滴，透出几许柔和，又好像拢着一层薄薄的纱，晕开朦胧温柔的氛围感，稚拙温婉，与周围的房屋、高桥、马路、车流融为一体，自然而安适。天气一会儿闷热一会儿清凉，梅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人们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，梅雨绿却总是安逸洒脱的，像个精致的美人，没有狂风暴雨中凌乱飘摇的狂态，也没有酷暑烈日下憔悴干涸的衰态，优雅、自信、精神，时而心平气和地凝望远方，时而喁喁私语，洋洋洒洒间勃发着生命的力量，从一片叶子到一根小草，无不倾诉着生命的美好与灵动。下雨了，和着雨声唱起古老的歌谣，雨歇了，抖落身上的水珠，婆娑着美好的身段迎风轻轻起舞。万物葱茏，绿肥红瘦，一切那么好。

轻轻巧巧地，梅雨绿就这样走进了人们欣赏的目光里。晨起，推窗往外望，雨止了，空气清新，舒适凉爽，绿叶叠翠，鲜亮惹眼。踏着微湿的地面出门去，乡野田间，满眼青碧。小河旁，一朵又一朵洁白的栀子花，静悄悄开放在油绿的矮树丛中，香气袭人。远处，雨后的大山像巨大的绿色屏风，矗立着、绵延着、静卧着。山顶雾气茫茫，灰蒙蒙的天色掩不住青葱葱郁的连绵松林竹影，一阵阵绿浪扑面而来。梅雨中的绿，那样可亲，惹人喜爱，忍不住想要走近它们、走进它们。

下班的时候，又下起了急雨，啪啪啪敲打下来，雨中，绿色更加浓郁了，路边那一抹抹慢慢向后移的梅雨绿，安抚着一颗颗急切回家的心。



AI生成图